

美·国·文·学·经·典

MEIGUOWENXUEJINGDIAN

第五纵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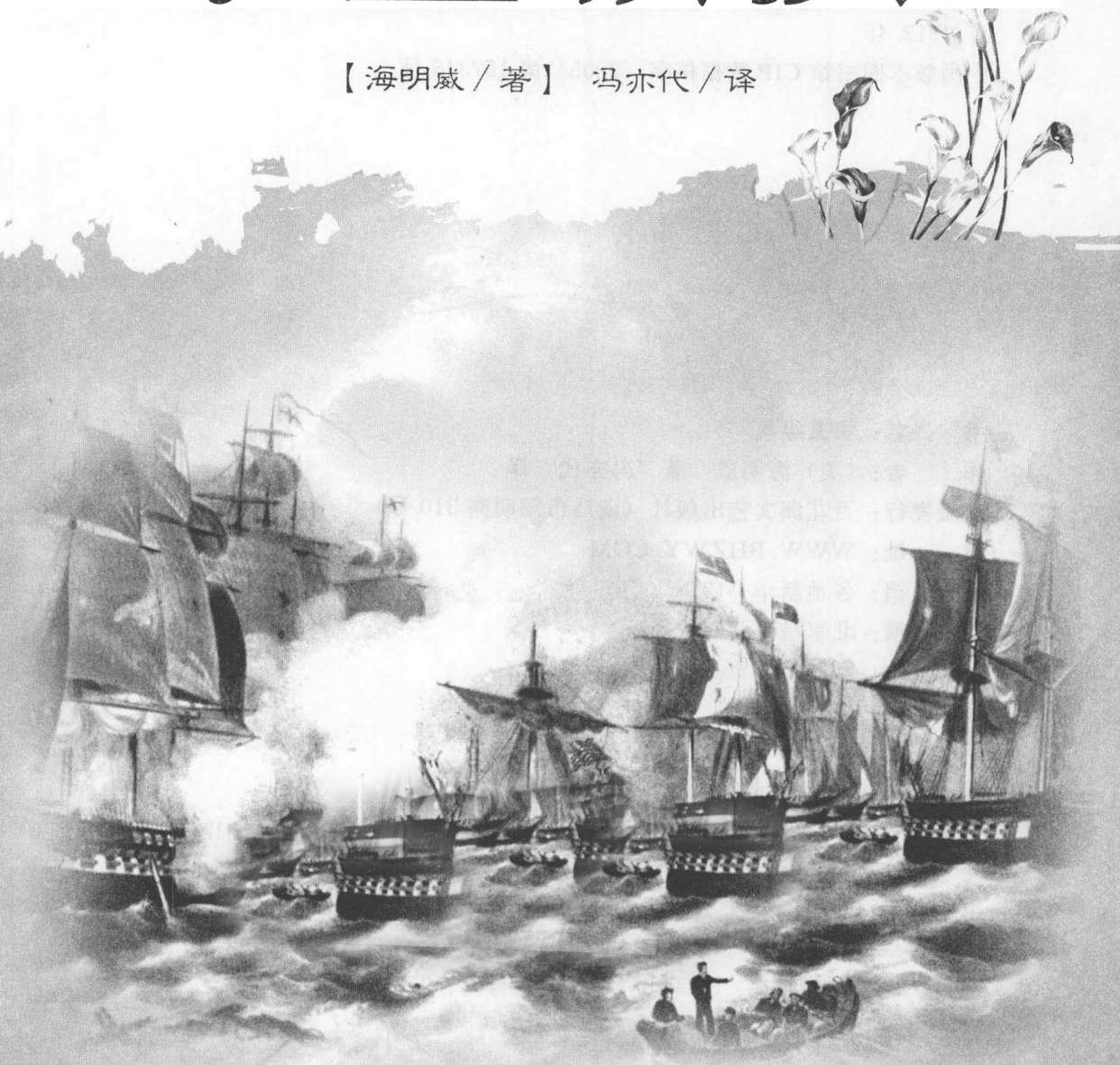
【海明威 / 著】 冯亦代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第五纵队

【海明威 / 著】 冯亦代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五纵队/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 冯亦代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美国文学经典)

ISBN 978-7-80647-952-0

I. 第... II. ①海... ②冯...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7346 号

书 名: 第五纵队

作 者: (美) 海明威 著 冯亦代 译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3.3 万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3.8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647-952-0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哀在西班牙战死的美国人（代序）

今晚死者们冷冷地睡在西班牙。雪花吹过橄榄树丛，纷飞在树根间。雪花堆积在立着小墓碑的土堆上（如还有时间立墓碑的话）。在冷风里橄榄树是疏落的，因为下半截的枝条，曾被砍去掩护坦克了，而死者们冷冷地睡在耶拉玛河上的小山间。那个二月是寒冷的，他们就在那儿死去，自此以后，死者们便没有注意过季节的变换。

现在已是两个年头了，自从林肯纵队沿着耶拉山地固守了四个半月之后，到如今，美国的第一位死者早已成为西班牙土地的一部分了。

今晚死者们冷冷地睡在西班牙，他们会整个冬季冷冷地长眠，因为土地和他们躺在一起。但是到了春天，雨水会使得土地再温馨起来。风会从南方柔和地吹过群山。黑黑的树会复苏过来，带着碧绿的叶子，而沿着耶拉玛河的苹果树会开遍花朵。这个春天，死者们会感到这土地又开始活了过来。

因为我们的死者现在是西班牙土地的一部分，而西班牙的土地却永不会死亡。每个冬天看起来它会是死了的，每个春天它会再活过来。我们的死者会永远和它一起活着。

只因为土地永不会死亡，那些从来就是自由的也不会回到奴役。在我们那些死者们躺着的土地上工作的农民们明白这些



死者为什么死。在战争里，他们有时间学习这些东西，且使她们长忆不忘。

我们的死者活在西班牙农民的、西班牙工人的、和那些信仰且为西班牙共和国斗争的最善良、朴实、诚恳的人们的心坎里脑海里。而我们的死者在西班牙的土地里睡一天，他们也会和土地长存，没有一种暴政会在西班牙流行。

法西斯蒂也许会蔓延全土，用其他国家里运来的一吨吨钢铁，冲开了道路。他们可以由于得到叛徒和孱头的帮助而推进。他们可以毁灭城市、农村，设法奴役人民。但是你却不能使任何一个人甘受奴役。

西班牙人民会再站起来，像他以前反对暴政那样站起来。

死者们却不需要再站起来了。他们现在是土地的一部分，而土地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因为土地会永远忍耐。它会活得比一切暴政更为久长。

从来没有比那些死在西班牙的人更庄严地进入土地，那些庄严进入土地的人们，早已成为不朽的了。

目 录

哀在西班牙战死的美国人(代序)/1

剧 本

第五纵队/2

小 说

告发/100

蝴蝶与坦克/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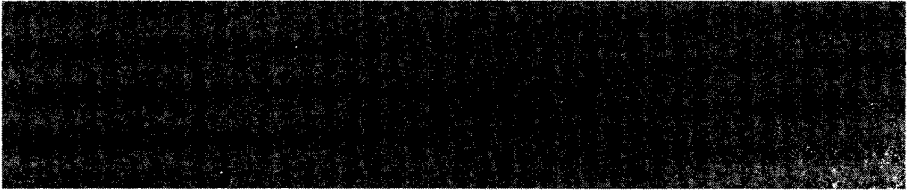
大战前夕/125

在山岗下/161

桥头的老人/176

重译后记/179

剧 本





第五纵队

主要人物

外
国
文
学
经
典
阅
读
丛
书

菲列普·劳林斯 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政府保卫局的肃反工作人员，名义上则是美国某报驻马德里的战地记者。

陶乐赛·勃里琪丝 出身于美国贵族女学校的新闻记者，她抱着游戏人生的态度，到西班牙来采访战地新闻。

麦克斯 国际反法西斯的斗士，曾经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受尽酷刑。 he 现在是西班牙共和政府军方面的间谍，出入于弗朗哥叛军的后方及前线。

安托尼奥 西班牙共和政府保卫局总部的领导人，麦克斯与菲列普的上级。

安妮坦 摩尔人，妓女，但是个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拥护者。

经理 马德里佛罗里达旅馆的经理。

时间：1937 年，西班牙内战期间。

地点：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第一幕

景 一

傍晚七点半。马德里佛罗里达旅馆一层楼的过道。在 109 室的门上钉着一张手写的大白纸条，上写“工作时间，请勿打扰。”两个女郎和两个穿国际纵队军服的兵士沿着过道走来。其中一个女郎停下来看纸条。

兵士甲 走吧。我们不能玩通宵。

女 郎 纸上说些什么？（另一对已经走向过道的另一头）

兵 士 纸上说什么管我们什么事？

女 郎 不，念给我听听。请你行行好吧。用英文念。

兵 士 原来我找到了这么一位，有学问的。活见鬼。我不给你念。

女 郎 你不体贴人。

兵 士 我是不会体贴人的。（闪过一旁，犹疑不定地瞧着她）
我像个会体贴人的吗？你知道我刚从哪儿来？

女 郎 我才不管你从哪儿来哩。你们一伙都从那块可怕的地



方来，你们也会回到那儿去。我只是要求你念一下这张纸上写的话。走吧，既然你不肯念。

兵 士 我念给你听。“工作时间，请勿打扰。”（女郎笑了起来，高声而粗犷的笑）

女 郎 我也要搞那么一张纸条。

（幕）

景 二

幕启时即见景二。109 室室内。一张床，旁有床头柜，两把椅子罩着花布椅披，一口带有镜子的大立柜，另一张桌上放着一具打字机。打字机旁有架轻便留声机。室内有具取暖用的电炉，炉火正红，一位顾长的漂亮的金发女郎坐在一把椅上，留声机旁有只台灯，女郎正背着灯光在读书。她身后是两扇大窗，窗帘拉满。墙上有幅马德里的地图，一个男人正站在面！看着。他约三十五岁，穿件皮茄克，一条灯芯绒裤子，一双泥迹的长靴。那位名叫陶乐赛·勃里琪丝的女郎，眼不离书，用很有教养的声调说话。

陶乐赛 亲爱的人，有一件事你真可以做做，在进屋之前，先把你的靴子擦擦干净。

（泼列斯顿继续看他的地图）

亲爱的人，你见到了菲列普吗？

泼列斯顿 菲列普，谁？

陶乐赛 我们的菲列普。

泼列斯顿 （还在看地图）我走过大道时，我们的菲列普跟那



个咬过罗杰斯的摩尔人坐在却柯特酒店里。

陶乐赛 他闹了什么事吗？

泼列斯顿 （还在看地图）还不曾。

陶乐赛 他会闹的。他老是生气勃勃兴高采烈的。

泼列斯顿 却柯特的酒兴越来越差劲了。

陶乐赛 亲爱的人，你老是说这种没趣的笑话。我盼望菲列普会来这儿。我闷得慌，亲爱的人。

泼列斯顿 别做一个伐沙女校活腻了的婊子。

陶乐赛 请不要给我起外号。眼前我还不以为自己够格儿。而且，我也不是标准的伐沙学生。我对那里教我的东西，什么也不懂。

泼列斯顿 你明白这儿发生的一切事情吗？

陶乐赛 不明白，亲爱的人。我只知道大学城那儿的一丁点儿，可也不太多。卡沙德尔坎坡对我说来完全是个谜。还有乌塞拉——还有卡拉朋契尔。这些地方太可怕了。

泼列斯顿 上帝，我有时奇怪自己为什么要爱你。

陶乐赛 我也奇怪自己为什么要爱你，亲爱的人。真格的，我以为这没有什么道理。只是我染上的一种坏习惯。菲列普有趣得多，也活跃得多。

泼列斯顿 好吧，他活跃得多。你知道昨天晚上却柯特打烊之前他干了什么吗？他拿了个痰盂，到处给人祝福。你知道，拿痰盂里的水泼人。十之九他会被人枪杀的。

陶乐赛 可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干。我一直盼他来。

泼列斯顿 他会来的。只要却柯特一关门，他就会来的。（打门声）

陶乐赛 菲列普。亲爱的人，菲列普来啦。（旅馆经理开门进来。他是个黑黝黝的矮胖子，收集邮票，讲一口古怪的英



语) 哦, 是经理。

经 理 你好, 很好吧, 泼列斯顿先生? 你好, 过得去, 小姐? 我刚走过这儿来看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零七碎八吃不了的小东西。一切都好, 每个人都完完全全称心吗?

陶乐赛 如今电炉装上, 一切都妙极了。

经 理 有了电炉经常会出现麻烦。电气是门科学, 至今工人还没有掌握。而且电气工人把自己喝得越来越笨了。

泼列斯顿 他看来不十分聪明, 这个电气工人。

经 理 是聪明人。可是喝酒。老是喝酒。很快就不再专心搞电气了。

泼列斯顿 那么你还留着他干什么?

经 理 电气工人是在委员会里的。坦白说, 这像是场灾难。眼前在 113 房间里跟菲列普先生喝酒。

陶乐赛 (快活地) 那么菲列普在家了。

经 理 比在家更进一步。

泼列斯顿 你是什么意思?

经 理 在太太面前很难出口。

陶乐赛 打个电话给他, 亲爱的人。

泼列斯顿 我不打。

陶乐赛 那么我来打。(她拿起壁上电话的耳机) 113 号——哈罗, 菲列普? 不, 请你来我们这儿。是的, 好吧。(她把耳机挂上) 他来了。

经 理 我大大拥护他不要来。

泼列斯顿 这样糟吗?

经 理 糟透了。是意想不到的。

陶乐赛 菲列普妙极了。虽然他确也是跟那些可怕的人进进出出。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想不通。



经 理 我另外时候再来。也许或者如果你收到太多你吃不了的东西，那些经常挨饿老是缺少食物的家庭总是会欢迎的。谢谢你，下次再说吧。再见。（他走出房门，在过道里正遇到菲列普先生，差不多要撞在他身上。听见他在门外的声音）下午好，菲列普先生。

菲列普 （平静的声音）敬礼，集邮家同志。最近找到什么名贵的新邮票吗？

经 理 没有，菲列普先生。都是那些从十分死气沉沉地方来的人。老是美国的五分和法国三法郎五十分的邮票，成了灾。是要一些从新西兰来的同志的航空信。

菲列普 哦，他们会来的。我们如今处在一个死气沉沉的时代里。炮击搅乱了旅游季节。炮击稀少下来，就会有许多代表团来的。（低沉的不是开玩笑的声调）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经 理 老是有那么一丁点儿什么的。

菲列普 不要担心。一切会安全的。

经 理 我还是一样要有点儿担心。

菲列普 别着急。

经 理 你要小心，菲列普先生。（菲列普走进门来，他身材魁梧，精神饱满，穿了双橡皮高统靴）

菲列普 敬礼，杂种泼列斯顿同志。敬礼，腻烦的勃里琪丝同志。你们两位同志在干什么？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位电气工人同志。进来，马可尼同志。不要站在外面。（一位十分瘦小喝得烂醉的电气工人，穿一条油腻的蓝工人裤，一双凉鞋，戴一顶蓝贝雷帽走进屋内）

电气工人 敬礼，同志们。

陶乐赛 好，是的。敬礼。



菲列普 这儿是位摩尔人同志。你可以说这是摩尔人同志。差不多是独一无二的摩尔人同志。她太害羞啦。进来吧，安妮姐。

（进来一位从苏塔来的摩尔妓女。她肤色黑黝，但身材苗条，头发细卷，一副野相，一点也不害羞）

摩尔妓女 （自卫地）敬礼，同志们。

菲列普 这位就是那会儿咬维农·罗杰斯的同志。使他在床上躺了三个星期。狠狠地咬了一口。

陶乐赛 菲列普，亲爱的人，你不能当面给她戴狗套，你能吗？

摩尔妓女 我被污辱啦！

菲列普 这位摩尔同志在直布罗陀学的英语。可爱的地方，直布罗陀。有次我在那儿经历了最最不平凡的事情。

泼列斯顿 我们别听他的。

菲列普 你太灰溜溜了，泼列斯顿。你这副样子是不符合党的路线的。你知道，不该闷闷不乐了。眼前，我们事实上已经进入欢乐的时期。

泼列斯顿 我不会和你谈你不知道的事情的。

菲列普 好吧，我看没有什么可以灰溜溜的。给这几位同志一些点心怎么样？

摩尔妓女 （对陶乐赛）你这儿是个好地方。

陶乐赛 你喜欢这儿真太好了。

摩尔妓女 你怎么没有被撤退走？

陶乐赛 哦，我就是这样赖下来了。

摩尔妓女 你吃什么？

陶乐赛 不一定经常吃得好，不过我们从巴黎大使馆的邮包里带来些罐头食物。



摩尔妓女 你说什么，大使馆邮包？

陶乐赛 你知道，是些罐头食物。炖兔肉。鹅肝。我们真的有一些可口的焖子鸡。从部里搞来的。

摩尔妓女 你开我玩笑吗？

陶乐赛 哦，没有。当然没有。我意思是我们吃这些食物。

摩尔妓女 我喝清水汤。（她警惕地看着陶乐赛）干什么？你不喜欢我的样儿？你以为你比我好看？

陶乐赛 当然不是这样。我也许难看得多。泼列斯顿会告诉你，我难看得无法形容。但是我们用不着相互比较，对吗？我以为现在是战时，你知道我们全是为着同一目标在工作。

摩尔妓女 要是你这样想，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陶乐赛 （求助地，但极为无精打采）菲列普，请你和你的朋友谈谈，使他们快快活活。

菲列普 安妮姐，听我说。

摩尔妓女 好吧。

菲列普 安妮姐。陶乐赛在这儿是个可爱的女人——

摩尔妓女 这儿用不着可爱的女人。

电气工人 （站起身来）同志们我要 Voy。

陶乐赛 他说什么？

泼列斯顿 他说他要走了。

菲列普 不要信他。他老是这样说的。（对电气工人）同志，你必须留在这里。

电气工人 同志们，entonces Me quedan。

陶乐赛 什么？

泼列斯顿 他说就留下不走。

菲列普 这样才像话，老朋友。你不会离开我们匆匆走掉，会



吗，马可尼？不会。一位电气工人自始至终都是可靠的。

泼列斯顿 我只听说修鞋工人是最可靠的。

陶乐赛 亲爱的人，要是你想开这样的玩笑，我会离开你的。

我可以担保。

摩尔妓女 听着。老是说话。没时间玩儿别的了。我们在这儿

干什么？（对菲列普）你跟我一道？跟还是不跟？

菲列普 你说得很露骨，安妮姐。

摩尔妓女 你回答我。

菲列普 好吧，安妮姐，那我只能说反面的话。

摩尔妓女 你是什么意思？是拍照的底片吗？

泼列斯顿 你真会联想。照相机，拍照，底片。妙极，不是

吗？她太原始简单了。

摩尔妓女 你提拍照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是间谍吗？

菲列普 不是，安妮姐，你得讲道理。我不过要说不再和你一起了。不仅是眼前。我的意思我们多少是要分手啦，不仅是现在。

摩尔妓女 为什么不？你不跟我一起了吗？

菲列普 不一起了，我的漂亮姑娘。

摩尔妓女 你跟她一起？

（向陶乐赛点点头）

菲列普 那不一定。

陶乐赛 这需要讨论讨论。

摩尔妓女 好。我把她的眼睛挖出来。（她走向陶乐赛）

电气工人 同志们，tengo que trabajar。

陶乐赛 说什么？

泼列斯顿 他说他一定要去工作了。

菲列普 哦，不用理睬他。他有这种特殊的想头。他有点儿一



门心思。

电气工人 同志们，soy analfabetico。

泼列斯顿 他说他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

菲列普 同志，我以为，我以为，但是真的，你知道，要是我们全不上学，我们也就和你一样。不要介意，老朋友。

摩尔妓女 （对陶乐赛）好。我想，是的，好吧。来干一杯。

干到底，对，对，好吧，好吧，全是一个意思。

陶乐赛 但是是什么意思呢，安妮姐？

摩尔妓女 你把那张纸条拿下来。

陶乐赛 什么纸条？

摩尔妓女 门上的纸条。全是工作时间，这不公平。

陶乐赛 我从进大学起，就在门上贴这样一张纸条，但是毫无用处。

摩尔妓女 你拿下来吗？

菲列普 当然她会拿下来的。你拿下吗，陶乐赛？

陶乐赛 我一定拿下来。

泼列斯顿 反正你从来不工作。

陶乐赛 不，亲爱的人。可是我老是想工作，我要把给《世界都会》杂志那篇文章写完，只要我稍稍多明白一些情况就成。

（窗外的街道上有爆炸声，接着是炮弹飞过来的声音，又是一声爆炸。你听到砖石钢筋掉下来，还有乒乒乓乓掉下来的碎玻璃）

菲列普 他们又在炮轰了。（他说得又平静又清醒）

泼列斯顿 这批狗杂种。（他恨恨地说，有点心慌意乱）

菲列普 你还是把窗户打开好，勃里琪丝，我的姑娘。如今玻璃很缺，而且冬天来了，你明白。